



## 第四章

## 抽在心口上的鞭子

我覺得還是應該把周效棟與我的三年友誼如何結束的，坦白交待出來，這事足以顯示出我當時的幼稚，甚至可以衍申出，我至今執筆時仍未脫幼稚心態。

且說那天下午，我在周家院子玩時，突感不適，隨即於台階上坐下來。周大媽問我怎麼啦，同時用手摸摸我的額頭說：「好燙啊！快進去給你周大爺看看。」我回家時握了一大把，周大媽從映壁前竹叢中採的嫩竹葉，還有一張周大爺開的藥方，一到家就告訴姥姥說：「周大爺說我出疹子了。」

不知道睡了幾天，中間想必喝過我姥姥照方子抓來的藥，直到有一天白天醒了，想起床了，才到院子裏走了一下，恍如隔世。記得我們同院有一位女生，也是我們學校的同學，她還過來跟我談話，很快被她媽叫回去，出疹子是會傳染的。

大約過了安全期以後，我姥姥讓我去謝謝周大爺，還準備了很小很小一盒綠豆糕，我說他們家那會缺這個吃，姥姥說：「這是個禮兒，人家可是個儒將啊。」我問什麼是儒將，我姥姥說儒將是有學問又當大官兒的，「你要好好唸書，將來才可以做儒將。」

我果然照著姥姥的話，提著長長提繩下面懸著的寒儉綠豆糕，去

正式向周大爺致謝。我們家庭不能算是耕讀傳家，因為我們北平家中連塊農地都沒有，也不能說成書香世家那麼高貴，勉強歸類，只能說是北京的小市民階級。此即，我後來所稱的「小資」，老北京的小市民有一個共同點，即特別講究「禮兒」，這可以從老舍的「茶館」中看出來。小市民的子弟自小訓練得循規蹈矩，有些小市民就是憑著禮兒周到才混到一輩子飯碗。緣由從明、清到民國，到今天的北京改革開放，北京的服務業就十分發達，此處「服務業」定義比今天我們所稱的狹窄多多。服務業需要的是彬彬有禮，溫良恭儉讓乃基本條件。我提著綠豆糕，穿著我姥姥幫我換上新洗的衣服，進了周家大門，一過映壁就大聲地說：「周大爺，我姥姥讓我給您道謝來了。」

周大媽接過我那一小盒綠豆糕，還直說讓您老人家費心了。周大爺讓我伸出舌頭給他看了，囑我，想吃點什麼就儘量吃，用不著再忌嘴了。等我有了發言的空間時，我才說，這也是規矩之一，大人說話時要注意聆聽，不能隨意打岔。我的第一句話就正正經經地說：

「我姥姥說您有學問，又是大官，叫我好好唸書，將來跟周大爺學。」

想必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用這種方式稱讚他，他也很高興，咯咯大笑說：「什麼大官小官的，我是當兵的。」

剎時之間我臉色大變，一個循規蹈矩的小孩也該有愛恨的分別，

雖然周效棟已經在一旁大叫：「我爸爸不是兵，他是官。」可，周大爺仍然說：

「官與兵有什麼分別，都是效忠國家嘛。」

可能是出疹子之後身體虛弱吧，我幾乎要暈倒了，急忙用手扶著椅把，周大媽想必看出我的不對勁兒，說讓我坐下來，病剛好，待會兒快回去休息。而我「心」裏並沒有暈，想著，對呀，官兒與兵有什麼分別呢？都是可以欺負人民，踢人打人的。日本鬼子都占領我們一半國土了，軍人不去打日本人，卻踢自己的同胞！

我是怎麼回家的，忘了。姥姥追問我周大爺說什麼啦？忘了。綠豆糕交給周大媽了嗎，是那個周大媽？忘了。不知道這種現象算不算一般人所的「失神」，或乩童們在神壇前發作的那一種，總之完全忘記了周效棟一家人，也忘了踏出他們家大門後所發生的事。此後，在我的人生中曾發生多次類似情形，這應是我的人格特質之一。下次見到周效棟，是不知多久後在大操場上。

我們同住「行司巷」，對面就是大操場。每天上午軍校學生在那兒出操，黃昏，軍校的號兵圍成一個圓圈練習吹軍號，他們腳上穿著麻鞋，有點像我後來在四川舊市壩穿的草鞋，可以看見他們的腳指隨著號聲打拍子。我們小孩在四周玩，也有大人散步的。約在每年晚春時分，操場四周有白色、黃色的蝴蝶在草叢中出現，我也捉過蝴蝶。

草叢，認得出名字的有狗尾草、蒲公英，還有一種別處少有的「車前子」，後來看詩經集注，知道是可以醫治婦女不孕症的，已婚的婦女得偷偷去採，免得別人笑她急著生小孩。大操場沒有什麼設備，連籃球架或足球門也無，只有一座叫做司令台的簡陋土台，坐北朝南位於大操場的最北面。

這司令台可是很重要的，每年國慶日國恥日（五月七日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件賣國協定的日子），小學生都得集合在這兒聽縣長、寶舉人演講。縣長的話可以聽懂一半，寶舉人是鳳翔縣唯一的舉人，社會地位必高，只是他的話完全聽不懂，偶然聽得懂的是「打倒日本鬼子」。

那天大操場上顯得很熱鬧，司令台上有人演講，但聽的人不多，人多的地方是鑼聲來處，滿滿地圍了一圈人，我很容易就擠到了第一排。原來是個老頭帶著一位姑娘唱小曲，老頭坐在小橈上拉琴，姑娘唱了孟姜女之類的，老頭就脫下破毡帽向四周觀眾討錢。我當然沒有錢給，可抬頭看四周的大人，也捨不得丟幾個銅板。老頭嘆口氣再坐回去說：「姑娘，咱們再唱兩曲吧。」就在此時，有個穿中山裝的人走進場內說：「老大爺，我們講完了，請您爺兒倆到台上表演吧。」老頭跟姑娘商量了一下，似乎答應了，我們大家也跟著擠到司令台前去。

那位姑娘很會唱歌，且大部份我也會唱，例如她唱的「槍口對

外」。全詞為：

槍口對外，

齊步向前，

不傷老百姓

不打自己人。

我們是鐵的隊伍，

我們是鐵的心，

為我中華民族，

永做自由人，

永做自由人。

她唱這歌的時候，把左手放在肩前做出槓著長槍的姿態，右手隨著她雙腳的原地踏步動作前後擺動，歌唱完了，還舉手向觀眾行了一個軍禮。下面一片掌聲，然後又唱了幾首別的歌，觀眾都予熱烈的掌聲。接著就唱「長城謠」了。歌詞的前段是：

萬里長城萬里長，

長城外面是故鄉，

高粱肥呀大豆香，

遍地黃金少災殃。

自從大難平地起，

姦淫擄掠苦難當，

苦難當啊，

奔他鄉，

骨肉流散奔四方…….

那姑娘從「自從大難」起就唱得慢了，「苦難當啊，奔他鄉」時，已經唱得走調，她，她眼睛紅了！對，眼淚流出來了，到底為什麼呀？

「骨肉一」二字後她停了，啜泣，用衣袖拭淚。老頭停下胡琴，抬頭，皺眉，生氣地吼著：「怎麼啦，唱呀——」姑娘只是哭，老頭放下琴站起來，對台下鞠躬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鄉親們。」回身又對姑娘吼叫說：「哭個什麼，接著唱！」

姑娘也夠執著的，還是大聲地哭。

老頭真地被氣著了，我還沒有看清楚，老頭竟從身後取出一條鞭子，難道他會用鞭子嚇唬那姑娘嗎？此時只聽見一聲慘叫，第一鞭已經抽在姑娘身上了，眼淚也已充滿了我的眼眶，然後第二鞭、第三

鞭……我的心縮成了一團。這時已經聽到台下有些人叫：「放下鞭子。」

「放下你的鞭子！」老頭被氣得已經兩眼發直，那裏聽得見台下的叫聲。好在有一位勇敢的類似警察模樣的人跳上台去，搶過老頭手中的鞭子，一面憤怒地喊：「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家？」一面隨手「啪」地一聲，鞭子抽在老頭身上，抽得很重，老頭被抽得跳起來，並用雙手摀著屁股。未待第二鞭下去，姑娘突然搶步阻在老頭身前，並向高舉鞭子的那人跪下，一面哭一面哀求說：

「先生，別打了，他是我爺爺！」

「爺爺」兩字一說出來，我的淚終於衝出了眼眶。台下則不斷有人丟銅板或零錢到台上去。接著的記憶是在淚眼模糊中的印象，姑娘說他們是東北人，，姑娘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，她媽被抓去沒有下落，她跟著爺爺流浪到這兒，只想討幾個錢過日子，只是剛才因為想到了爹娘，所以唱不下去等等，警察也說，反正咱們都是被日本鬼子害的……。後來，多久之後的「後來」不記得，才知道這是名作家田漢(1898-1968)所編寫的「街頭劇」，類似於最新的互動戲劇，劇名就叫「放下你的鞭子」。

當我依然淚眼模糊時，周效棟從後面拍肩說：「你在這兒，為什麼很久沒來我們家了，我媽老唸叨著你呢。」我們找到了大操場南邊的小水溝邊的草地坐下來，，雙腳垂在下面，把積了很久想問他的話

吐了出來：

「周效棟，你爸爸真是當兵的嗎？」

「我爸爸不是兵，是官，，官和兵不一樣。」

「可是你爸爸說，官和兵都一樣——」

「官和兵絕對不一樣，當兵的只能坐火車不買票——」

「什麼？不買票可以坐火車！」

「看戲也不花錢……」

周效棟似乎永遠不會明白，他的話也像老頭的鞭子，句句都抽在我心口最痛之處。他還接著說：「當官的不一樣，我爸爸說，他們有一次大撤退，到鐵路線上的一个小站，端著手搶讓站長派車廂運送他手下的士兵，那站長嚇得尿濕了褲子……」他終於停了，看出我的失神，然後換個話題說，他爸爸讓他約我和李英超等同學，去他們家吃飯，慶祝將到來的小學畢業。沒等他說完，我就冒出一句：

「還吃！我恨不能把吃過的炸醬麵都吐出來！」不知是否受台上姑娘的傳染，我竟也放聲大哭。我的失態可能真地嚇著他了，周效棟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楞了許久，才轉身飛奔而逃，胖胖的身體顯然無法逃得更快。

我們快要畢業了，我媽說爸爸從寶雞市來信吩咐，若是我考不上中學，等著被扒一層皮吧。大概我姥姥和我媽都怕我被扒皮，催著我

唸書，不准出去玩。我買了一本「升學指導」，用抗戰紙印的，厚厚一大冊。每天坐在我們院子西南角一塊凸起土地的大槐樹下面看書，當然也看看地面上爬行的螞蟻。當地的螞蟻有兩種，一種淺咖啡色，體積很大，均為獨來獨往行動匆忙，另一種為黑色，小得多了，是結隊而行。夏季是昆蟲忙碌的季節，槐樹下有一種特別的槐樹蟲，白色，像蠶，比蠶小，行進時身子中部拱起，像我們台灣淡水河上的關渡拱形橋。槐樹蟲大約生活在槐樹上，以槐樹樹葉為主食，偶爾掉在樹下，便成為黑螞蟻的食物，得一大群爬到那蟲身上，彼此爭纏很久，才能帶回洞中。

「升學指導」還是管用，我考上位於東湖旁邊剛剛成立的鳳翔縣立初級中學，李英超落榜了，周效棟老早就說過要唸東關外的競存中學，那得住校才成，競存中學大大有名，以後我會提到。我媽張羅著買做制服用的白粗布，手工織的，只有市尺一尺半寬約十八吋的寬度，我姥姥又拜託房東太太的男人幫我用手工染成草綠色。

這事得稍加解釋，我們房東是個瞎子，可他每天仍能在院子靠西邊的磨房趕驢推磨，並篩製麵粉，我們家吃的麵粉即為他們磨房生產的。他們有一個兒子，比我小個一、兩歲，印象中沒有上學。房東太太雖然是纏小脚的，又有丈夫，卻有一位情夫，是河南人，怕也是逃亡陝西的，常常留在房東太太房裏過夜，他的瞎子丈夫也不過問，或

過問了也沒用，我姥姥不知怎地知道那位河南老鄉會一手染布的本領。當天我也在現場看，燒一大鍋開水倒進顏色，另準備一大盆清水，只看他動作很快地把白布平整地放進染鍋過色，又很快地拉出丟入清水盆內，布很長，不能浸太久，又不能有一角未浸到，雙手又不會弄上顏色，此乃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所謂的「技術」或「技藝」。我姥姥和我媽都自幼長在北平，除了綾羅綢緞，但凡是買棉布就必然是「洋布」，我姥姥說，這種手工土布既結實又厚，足可以穿三年。

英國工業革命已經三百年，我們在鳳翔買土布這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。大概八年抗戰時海港都被日本人占領了，洋布運進來的成本太高，這才讓手工土布有了製造售出的機會。那時的洋玩藝兒很多，香煙叫洋煙，以彩色紙包著的糖球叫「洋糖」，我媽洗衣服用的「日光皂」叫洋胰子，火柴叫洋火，另外還有洋燭、洋紙、洋油燈等，大的至於洋槍洋炮更不用提了。一直到今天，我們台灣不是還要花六千多億新台幣買洋飛機、洋飛彈、洋戰艦嗎？

可惜那草綠色的厚實土布卻無緣穿上身，甚至還沒有找裁縫量身，日本人就在鳳翔丟炸彈。被日本人轟炸，這是我的第一次，一個人一生中總有許多許多的第一次，並非所有的第一次都值得一敘。

父親於轟炸後不久便來到鳳翔，說寶雞房子已租好，與其分居兩處挨炸不如聚在一起挨炸。我不記得曾去周效棟家道別，我姥姥大約

已經坐我舅舅的大汽車回西安了。我們一家四口由鳳翔坐騾車到虢鎮，再由虢鎮坐火車去寶雞，寶雞縣中穿黃色童軍服，且是寶雞織布廠出品的洋布，未能穿到那身綠土布衣裳，想想，蠻遺憾的。

記否？我說過我想對竹生說的是一段事和一個人的故事，一段事自然是瑪拉寇斯，那一個人呢？我是在虢鎮第一次見到她的。

告別這只能留在夢中的桃花源，要是沒有軍校或許更美一點，或許也不會和周效棟發生誤會，怎會想到大操場一別竟永無機會再見到他呢？一九九〇年四月，我曾去鳳翔尋找舊夢，四周城牆都拆光光，街上擠滿攤販，唯一可供追憶的是東湖的大柳樹，傳說乃蘇東坡在鳳翔所手植的，環湖皆柳也，五、六人合抱不過來。

東湖的大柳樹，樹葉仍青青，或許和我逐漸蒼老偃偻的身影相比，柳葉更為青青了。

.....閱讀第五章.....